

天运

一

九月的蓝谥城总是晴晴雨雨，变化无常，昨天还是淅淅沥沥的一场雨，今天就已艳阳高照，天蓝的没有一丝云絮。

我恋恋不舍的合上了书，抬起头看了看，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凤凰树枝叶，洒在深红色的书皮上，几个烫金的大字闪耀着光芒：共和国简史。这是一本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书，作者不详，全书用一种坚韧异常的薄质材料制作而成，历经这么多年风尘侵蚀，却没有多大损坏，字迹依旧清晰可辨，可称得上是玄妙神奇了。族里曾经有一代君王很艳羡这种工艺，召集所有的能工巧匠共同研究了十几年，可惜一无所获，为此，君王大怒之下还杀了几位工匠，不过最终无可奈何，只好放弃了。

据族里代代相传的说法，在远古时代，世界上生存着一群半神的生物，他们拥有远超于我们的文明，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一切，他们没有翅膀，却可以借助工具在天空飞翔，他们只有两条腿，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世界，后来诸神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，在决战之时，同时使用了毁天灭地的神力，所有的半神都死于其中，整个世界也濒临崩溃，后来又经过几万年的休养生息，才形成了现在的世界。

这个传说到底不可信，谁也无法证实，只是这是几百年前族里的一位先知亲口所述，这位先知有神鬼莫测之能，通晓世间万物机理，只可惜英年早逝，到现在连姓名都早已被忘记了，因此，这个世界的奥秘也就此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。

我抚摸着书，感受着她的光滑，犹如少女的肌体一般，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国家从帝制转向共和制之间近百年的故事，虽然是以描写政权为主，却也充斥着大量权变机谋与行军战争的场景，不过作者的文笔生硬冷淡，写的枯燥至极，再加上全书到处都是难以理解的生僻字词，故而这本书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却没有几个族民看过，到了现在，除了我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族民会选择这本书了。而我之所以硬着头皮看的原因不过是喜欢里面带兵打仗的将军罢了。

这时，门口一阵响铃，今天的阅读时间如往常一般准时结束，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将书重新放回书架，起身离开了藏书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低着头，仍旧沉浸在那本书里，幻想自己指挥着士兵征战四方，一呼百应，锐不可当，成为百战百胜的绝世名将，接受周围的仰慕与尊敬，那大概是这辈子最痛快的事情了吧，我心里想着。忽然耳边传来一声娇喝："大胆！"我吃了一惊，回过神来抬眼一看，面前四个侍从模样的族民抬着一座肩撵，上面坐着的赫然是帝君！我竟然冲撞了帝君的圣驾！

我没反应过来，一下呆在原地，最前面的那个侍从做出攻击姿势，喝道："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阻拦母后！不要命了吗？"

我匆匆扫了眼那个侍从和帝君，正撞到帝君毫无表情的目光，身体颤抖了下，慌忙跪在地上，战战兢兢道："陛下，江阔云罪该万死！"

"陛下？这是什么？你竟然敢不尊母后！拿下他！"那个侍从听了大怒，肩辇后出来两个侍卫直冲着我过来。

遭了！我匆忙之下把书里对帝国元首的称呼喊了出来，对母后不敬，这可是死罪！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么？可是外面诺大的世界我都还没有看过，我有些不甘心，可也不敢反抗，瘫在地上地被两个侍卫架了起来，拖着就要往外走。

"陛下？呵呵，有意思，"没想到帝君非但不生气，反而饶有兴趣的看着我，接着道："思萍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"

帝君旁边一位族民躬了躬身，举止说不出的潇洒，冲着我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一丝玩味。我隐约猜出了他的身份，不禁有所期待，只听他回道："听说族里出了一个异类，不但给自己取了名字，还狂妄的取了姓氏，整日里好吃懒做，不事生产，却天天跑到藏书馆里看书，应该就是他了。"

这一句话说的我如坠冰窖，我没想到自己在族里已经这么臭名昭著了，连文侯都知道我的事迹。昆族民众通常只有名，姓氏必须经过母后的同意方可，不能私自做主，文侯这句话竟是要找我于死地，我急忙叫道："母后，江阔云只是名字，并不是姓，与海山鹰是一样的"，海山鹰是族中一位勇士的名，也是最出名的三字名，我也是经常以此为解释。

"哦？是么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这名字何解？"母后微微笑道。

"回禀母后，这名字乃是来源于共和国简史，我只是看着好玩才取的，并无不敬之意"我连忙解释道。

"嗯，行了知道了，念在本族民智开启不易，死罪可免，去军中效力，明天去兵部报道吧"母后摆了摆手。

"谢过母后恩典！"我惊喜道，一场风波就此平息。

母后没有回应，冲侍从点了搞头，一群人抬起肩辇，不一会儿就走远了，我拍拍腿上的尘土，回头看了看他们远去的身影，忽然涌上一丝冲动。